



《我的父親我的家》前言

陆开锦

把內牆做了粉刷,新蓋了兩間廁所。今年正月初五,在祖屋舉行了石坑陸氏家族史上最大規模的聚會,近 200 個族人從四面八方趕回參加。祖屋的修繕,也是我們家族一件極具意義的大事。尤其對於像我這樣在外工作的人來說,所謂的鄉愁,除了夢中的記憶,心中唯一具像的依附,就是家鄉的這座祖屋了。因為它實實在在的“呼喚”,我們才一次次地回到家鄉,回到血跡搖籃的“家”。

在翻修祖屋的日子里,開雄翻箱倒櫃,竟找到了多封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我在北大、南開和英國讀書時寫給家里的信。我也在多年未動的箱子里和泛黃的日記本中,發現了一些家人寫給我的信。這些信合起來有 30 多封(當年寫的信肯定不止這些,但有的已經散失找不到了)。這些家信,從一個側面記錄了我們家庭當年的經濟和社會狀況,包括三個弟弟面臨的求學困境和人生迷茫,以及兄弟間相互鼓勵相互扶助的至愛親情,也在一定程度上投射了改革開放初期農村社會變遷的時代潛影。現在,信息技術的發達,人與人之間的溝通聯繫越來越容易了,但象寫信這種深度細膩的情感表達反而越來越少了。因此,30 多年前的這 30 多封家信,雖然達不到《傅雷家書》那樣的社會價值,但對我們家族來說,是一筆十分珍貴的精神財富。

於是,就有了正式編寫本書的計劃,具體由我統籌謀劃,開雄做文字總編,開松負責收集照片。為了儘量全面反映我們家族的歷史,以及我們家人的心路歷程和精神世界,我們將本書分為五輯:第一輯,家族傳奇,主要收集有關家鄉和陸氏家族來龍去脈的資料;第二輯,至愛親人,主要收入紀念父親和記敘至親的文章;第三輯,錦哥履迹,主要收入我的回憶文章和其他好友寫我的文章,之所以這麼做,不為別的,只是因為這方面留存的文字比較多而已;第四集,鴻雁傳情,主要收集各個時期的家信,這其中,我們也發動小輩們給他們的父母等親人寫信,表達自己的感恩和人生思考;第五輯,詩文選登,相當於附錄,也是為了湊足出書的字數,收集了我們兄弟寫的部分散文隨筆和詩歌,同時也收錄了一些小輩們的作文、讀書筆記等。

本書的最大特點,不是“文學創作”,而是“真實記錄”。我們如實地記錄了我們家族的歷史,以及一百多年來我們的祖先、父母、兄弟姐妹若干生活印迹。無論是苦難、彷徨還是求索、奮鬥,均見證了我們對命運的態度和對生活的真誠。這是中國最普通的一個農村家庭的歷史記錄。

我們家族的歷史,放在國家和民族的時代大潮中,實在不值一提,連一朵浪花也算

不上,但卻是我們家人的全部。我們所有的經歷和一切的奮鬥,都是為了改變命運,為了過上更好的生活。但一個人也好,一個家庭或家族也好,除了個體的努力,也離不開整體的環境。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家族的歷史,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國家的發展軌迹。沒有新中國的建立,沒有改革開放的政策,也就不會有我們家族的今天,也一定不會有這本書的寫作與出版。2018 年是中國改革開放 40 周年,2019 年是共和國成立 70 周年。我們謹以此書,表達對偉大的祖國的感恩,並獻給這千年難得一遇的偉大時代。

最後,我們還要感謝為本書出版而提供幫助的蔡麗雙女士和歐陽芬女士。她們的厚誼嘉惠,我們銘記在心!

2019年2月



2018 年 4、5 月間,小弟開雄為我們家族做了一件大事——經過深入細緻的考究之後,寫出了《我的父親我的家》。文章 2 萬餘言,圍繞父親艱難困苦和不懈勞作的一生,上延先祖,下至後輩,把我們家族的歷史脈絡基本寫清楚了。連同十多年前父親去世時我和開雄寫的,紀念父親的文章就有 4-5 篇了,再加上一些父親的照片,我們就有了編一本小冊子的想法。

與此同時,邦進叔與我商量,建于上世紀六十年代初的祖屋,由於年久失修,加上近年無人居住,面臨着倒塌的風險,急需進行修繕。作為號召,我們倆先各捐款 3 萬元。在我們的帶動下,族人齊心協力,短短半個多月,就籌集到了 20 多萬元資金。經過幾個月緊張施工,到春節前,整個房子煥然一新,不僅把瓦片和敗壞的木條全換了,而且把原先無力做的欄杆、樓梯等也補上了,還

陳雲同志與“自設賓主、自難自答”

金堅范



近讀去年深秋中央民族大學牟鍾鑾教授簽贈我的他的新作《儒道佛三教關係簡明通史》,收益良多,特別是讀到有關“自設賓主、自難自答”的論述,讓我為之一震,喜悅之情難以言說。

牟教授說,魏晉南北朝時期,三教學者之間出現了百家爭鳴的局面,其爭論方式以文明辯說為主流,粗野相對是支流,大致保持了說理、探討、平等對話、反復辯難的良好學風,很少強詞奪理、有意曲解、加人罪名的現象,“如果他人不反駁,則自設賓主、自難自答,”學者認為只有反復責問才能層層深入、追根究底、發現真理、修正錯誤。這種學風在江南尤盛。流傳甚廣的《顏氏家訓》也予以高度推崇:“江南文制,欲人彈射,知有病累,隨即改之。”(見牟鍾鑾《儒道佛三教關係簡明通史》,人民出版社,2018 年 5 月第 1 版,P.191)

也就是說,在中國文化史上,早在一千五、六百年前,已有“自設賓主、自難自答”的極為重要的思考方法。而我之所以為之一震,是因為歷史往往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已

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陳雲同志思考問題的方法也是如此。大約 20 年前,在閱讀姚依林同志的堂妹姚錦撰寫的《姚依林百夕談》時,印象最深、始終不能忘卻的是姚依林同志談及陳雲同志處理問題時是如何聽取不同意見、反復研究、深思熟慮的。

姚依林同志認為,陳雲同志抓住一個問題反復研究時,集中精力、心無旁騖,在這期間絕不搞第二件工作。他總是請持極右和極左以及各種有代表性意見的同志盡情發言,把意見完全擺出來,他不表示己見,且從來不給別人扣帽子!過三天之後,他把大家的意見綜合概括出幾條,請大家逐條發表意見,逐一修改。在他的意見中,他對“左”、中、右及中“左”、中右等等意見都認真地設想過。以中為符合客觀事物本質的正確意見。特別使姚依林同志難以忘懷的是“假如會上的發言缺少哪一個方面的代表性意見,他就自己假想一個,為它提出觀點,然後請大家探討,或批駁。這個觀點若是批不倒說明批評者的意見站不住腳;這個觀點若被批倒,他的總結就更充實了!他的意見、文章由於

是如此地經過反復研究思考,確定下來之後,要改處是不多的……”(見《姚依林百夕談》,中共黨史出版社,P183-184)

僅就這段關於陳雲同志反復研究思考的論述而言,可圈可點的地方不少,如聽取包括極右和極左在內的各種代表性意見、從來不給別人扣帽子等。領導人在處理問題決策之前,能夠廣泛聽取各不相同的意見,雖屬難能可貴,但史上不乏先例。唐太宗之所

以能開啓貞觀之治,原因之一是鼓勵群臣納諫,面對反對意見,常常予以鼓勵。唐太宗重用提出“兼聽則明、偏信則暗”的昔日政敵魏徵,認為直言敢諫的魏徵是“可以明得失”的鏡子,成就了一段君臣關係的佳話。但在某一方意見缺席的情況下,主持會議的領導人自己假想一個,並提出觀點,歡迎大家探討、批駁。這種“自設賓主、自難自答”的思想,恐怕在歷史上也屬罕見吧!所以就連姚依林這



樣的見多識廣的杰出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對此都“難以忘懷”,何況像我這樣的孤陋寡聞之人,只能景仰有加。

唐代大文豪韓愈認為“奸猜畏彈射”。奸邪之人是害怕批評、反對之聲的。所以“自設賓主、自難自答”這一思考方法的運用,足見陳雲同志對人民的事業、黨的事業一片赤誠,其高度負責的精神,其曠達的襟懷和氣度是令人贊賞和敬佩的。

歷史的靈性,衝破時空的阻隔,融化和轉化於今天的生活之中,鮮活地存在于當下,如同“桃花依舊笑春風”。當然,這一優秀傳統文化,今天更需要承而後創,發揚光大。

